

01 上好鼻的臭臊味

張涵婷

「倚山食山，倚海食海」，澎湖四籠圍仔攏是海，所以有真濟人攏是看海咧食穿，阮阿媽就是咧賣魚的。逐工天才拍陪仔光，伊就愛騎 oo-tóo-bái 去漁港標魚佳賣魚。寒天風 siù-siù 叫，我閣咧包棉襪，伊已經出門矣，實在足辛苦的。

阮阿媽標魚佳賣魚的工夫攏真厲害，伊定定佇阮面頭前尻川翹懸懸咧臭屁。「我今仔日標魚疊人偌濟？予恁臆看見？一籠！才一籠！有厲害無？」阿媽定定半賣半相送，而且閣袂共人食秤頭，生理好甲沖沖滾，規魚仔市的人無一个毋捌伊的。伊賣的魚百百種，熱天小管仔上濟；寒天當然是上好食的塗鯪魚。

雖然我愈來愈大漢，學校的功課嘛愈來愈濟，毋過我上期待的就是放假的時陣，去魚仔市共阿媽門相共。我雨鞋穿咧、帽仔戴咧，遠遠就大聲喝：「阿媽，我來矣！」阿媽喙笑目笑共人紹介：「這阮孫啦！全澎湖山上古錐的。」「來喔！來喔！現流仔，逐家緊來買喔！」阿媽負責剗魚，我負責提橐仔共人客貯魚佳門收錢。阿媽喙焦，我提涼水予伊啉；我腹肚枵，阿媽買雞卵糕予我食。毋知啥物原因，今仔日生理特別好。逐个人攏呵咾講：「恁孫哪會遮爾仔勢。」

阿媽聽了心花開，就偷揜兩百籠予我做私奇。

我偷偷仔共恁講一个祕密，其實我真驚臭臊味。雖然魚仔市有臭臊味，柱開始我真袂慣勢，喙罨掛牢牢。後來我發現佡阿媽那賣魚那開講，其實啥物味嘛攏無鼻著。阿媽的身軀嘛定定有臭臊味，毋過我知影這是阿媽疼惜我的滋味。見擺伊若看著上鮮上肥的魚攏會先留落來，人客想欲買，伊會講：「真歹勢，這尾魚是欲留予阮孫食的，無欲賣啦！」見擺伊若下班，身軀猶未洗，就會共上鮮的魚提來阮兜，閣交代阿母一定愛煮魚湯予我食。阮兜的冰箱有滿滿滿的海產，食都食袂完。

自細漢我就食魚食到大漢，澎湖的海產予人呵咾甲會觸舌。你若是來澎湖迢迢，會記得來共阮阿媽交關喔！

02 蟒蛇阿祖

曾菁怡¹

彼工欲暗仔，阮共一包猶未食了的鹹酥雞圓佇桌頂，規家伙仔就出門去運動。轉來的時已經暗矣，看著桌頂彼包芳貢貢的鹹酥雞，隨閣感覺枵饑起來，想講來食一下仔啖糴咧，結果今仔共徙振動，幾若隻親像我尾指遐爾大的蟒蛇就對內底趨出來，動作猛掠對四面八方旋去。雖然規个過程干焦幾秒鐘，但是已經造成驚天動地的效果，我彼兩個阿姊吱吱叫的喝咻聲，強欲共厝頂掀開！

蟒蛇敢有遐恐怖？老實講，我對這種蟲豸有淡薄仔佩服。老師捌共阮講過，幾億年前，蟒蛇就佇咧地球生活，算起來會當講是活化石。毋過大多數的人對伊攏無恰意，可能伊紅紅扁扁的外表無真婧，閣愛無聲無說趨來趨去，兩枝鬚不時都撇咧撇咧，予人毋知伊咧想啥，嘛毋知伊繼落來會有啥物動作。猶閣有一步稜，蟒蛇是會飛的蟲豸，伊無親像蝶仔按呢飛起來若跳舞的仙女，予人看著心情就爽快，顛倒是像呸搵揀的檳榔粕按呢飛來飛去，予人看著就想欲提淺拖仔共敲落來。

阮兜干焦阮彼兩個阿姊驚蟒蛇，對個來講，指頭拇大的蟒蛇敢若是會食人的暴龍，逐甲個無地覬。有一擺阿姊的房間傳來 pin-pin-piàng-piàng的聲，過無偌久就聽著個哀

爸叫母咧喝：「救人喔！救人喔！」我一下入去個房間，阿娘喂，規个房間若戰場咧！椅子、桌仔歪膏擲斜，課本、文具掖甲規塗跤，電風嘛毋知予啥物物件撼著，頭煞歪一片。兩個阿姊枕頭摺牢咧倚佇眠床頂若釘根咧，目睭睨彼隻停佇壁堵的蟒蛇。蟒蛇的翼一下展開，阿姊個就開始吱吱叫，佇眠床頂跳來跳去。

我隨褪一跤淺拖仔，講：「免驚！我來救恁矣！」我共彼隻蟒蛇飛行的路線相準準，按算提淺拖仔共拍落來。毋過伊敢若知影我的心思，逐擺都早一步閃過我的攻擊。我舞甲怦怦喘，彼隻蟒蛇顛倒看著老神在在，敢會是咧對我耀武揚威？

落尾我心肝掠坦橫，相準準就提淺拖仔大力共擊過去，啥人知影，阮二姊哀一下講：「你哪會提淺拖仔共我擊啦？」

¹曾菁(Tsing)怡

03 好款？歹款？

張月惠

阿母不時都講我真歹款，有時陣閣講我誠好款，我到底是好款抑是歹款？

自細漢檢采是厝裡的冠查某团，有喙水閣勢司奶的緣故，毋但祧仔內的序大攏真疼我，連阮兜的人嘛攏誠寵倖。譬論講細漢的時陣，我真喙白，阿公定定供體我是歪喙雞閣想欲食好米。講著飯，逐頓都食無半碗，為著欲予我食較濟咧，阿爸就講我若有食一碗飯，就予我一甌汽水。有時陣真正食煞，揣無汽水的時，我閣會張，逐家攏笑阮阿母無抱毋著，因為我真正真勢張。我閣真興食炕肉，逐頓攏愛有肥軟仔肥軟的炕肉，因為精肉會楔佢喙齒縫，所以傷精的我無愛。若是無炕肉我就會sāi-thái，袂愛食，所以阮兜三頓一定攏有一碗炕肉。毋過我嘛是瘦卑巴，阿公攏副洗講我是瘦狗卸主人。

有一站仔阿公共人做保，倒塌足濟錢。彼个流擺，食飯桌頂干焦青菜、豆腐，上好的就是菜脯卵爾爾，定定都無肉。彼當時我猶細漢，差不多四、五歲，真毋捌代誌，猶原照三頓吵欲食炕肉，阿母就會講：「你著較好款咧，毋食你就去楞腹肚。」

阿公看我毋食飯，會去豬砧共熟似的販仔賒豬肉轉來

予阿母炕。食飯的時，阿公就會夾一塊炕肉予我，順繼講：「Tah！炕肉啦！」我嘛是懶懶食甲足歡喜的，有當時仔肉傷細塊閣會受氣，阿母就講我真歹款。

有一擺我綴阿公去豬砧，頭家看著我，越頭問阿公：「這個就是無炕肉會張無愛食飯彼个因仔喔！」阿公講：「是啊！」頭家共我講：「抑無，你來予阮做团啦！阮兜逐頓攏有炕肉嘅，看你欲食偌濟攏會使，予你食免驚的。」我緊共應講：「我才無愛。」這時才知影我愛食炕肉的代誌，規个菜市仔攏知，想起來嘛真厭氣。

轉去厝裡，阿公閣共這件代誌當做笑詼講予厝裡的人知，個攏叫我去予賣豬肉的做团，按呢豬肉就會使食迴海，毋免逐頓為著豬肉佢遐欲哭欲啼，我感覺足見笑的。想欲改，閣袂堪得予人挺，橫直見笑罔見笑，炕肉嘛是照食。

這馬我才知影，阿母無論講我好款、歹款，攏毋是好代誌。